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

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
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
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
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
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
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
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內
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臂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

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
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
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
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
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
度寢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
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
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
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
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

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王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傳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

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

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

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

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
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
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
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
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
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
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
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
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
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

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
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
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
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
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
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
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
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
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
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口削度必不能支契

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闕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

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急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

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狼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

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
即投井死而令温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温
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温瀛州
河間人也王今温既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
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
井死其死不足貴
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
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
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
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
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
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
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
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

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謹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求吉，故秦王從驪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

與下脫義字

一傳作獄中
按逢吉時名中書
書作秋三年

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囊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嶽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

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
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
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
筋暴之山麓死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
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益
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
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
爲喪服武氏未碁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
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杖殺之
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

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
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
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
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
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
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
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
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
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
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

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踴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軍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

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槌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怙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

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斯養之輩往往脅制其王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匹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咎責之僮

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

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寶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

以爲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

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

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

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
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
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
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
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
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
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
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
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

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
承契卅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
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時
民租一碩輸二升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爲省
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
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
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
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
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
之民有犯鬪鬻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民莫

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水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瀆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

銖林玉露傳備佐
言猶心唐書作
羅見四代傳華
多羅是蓋此
敏之意此文作
羅見王所信
楊羅受自羅
宋史作楊羅
思均實狀小
太宗嘗稱
志之

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且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帥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儼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

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又問禳除之法。延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

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爲度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

耳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義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

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已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於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贊兖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

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

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

碩矣武曰唐必刑
 部有刑比部官司
 比部中改比部
 比部中改比部

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
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
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
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
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
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徃後以時以阜其民俟
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
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
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
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
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
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
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
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
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
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
四面竝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

王文法曰：梅通、羅綱、劉友、蓋、尹、注、云：淳用、用、香、多、心、子、弟、尹、之、之、注、注、用、以、其、生、亦、朴、以、注、注、議、夫、夫、之、之、注、注、方、見、此、年、之、美、

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昫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

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

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知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殿車作玉鉞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竒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

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
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
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菊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
常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
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
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
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為文章以辭
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

之遣小黄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
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帝遣太醫視疾
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
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
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
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
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
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
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

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毅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毅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

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

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

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

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勅敵獨彥

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

五代史卷三十一
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固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

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

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

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交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遽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

王文正曰。按日馬
光通鑑云。趙巖
與彥章。手勅相也
庚子。趙巖。彥章。功
先。以。趙。巖。彥。章。功
主。成。及。歸。楊。村
與。王。信。德。控。張
彥。章。旦。夕。成。功
誰。制。微。正。大。果
石。此。未。

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莫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

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

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表一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

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颺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

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